

廣元中立自全。莫是怪也。所怪者。畠山重忠。稱忠鯁不倚者。亦助北。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无他。亦助戚党耳。已而重忠終斃於北。幸与源氏无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賴朝何不述。豈之王家乎。王家所以衰者。非由於專信倚外家耶。王家古制。以親王視政。王族賜姓者。每与孫原氏參列相府。是先王之遠慮深識也。守而不變。則何至於如彼。非今使賴朝亦能存。范攄必經等。若以為教。國地。雖不列幕府。評定。每有大议。必參焉。則业幸氏有所忌。憚而不敢專也。唯又偏信外戚。无復鈐制之者。是以一暝而禍作。中外環視。而莫敢齟齬。故曰。母若並存。所信所忌也。夫人不可无所忌也。吾独存吾所信者。吾所信者。独行胸臆。何以

憚。禁之。故使女亦有所忌。夫吾所信者。定非吾所當信也。吾所忌者。定非吾所當忌也。吾所忌者。吾所信之所忌也。故並存之。天下相忌相憚。而子孫得以守業於史。而况脫習俗之見。而深見天下之机者。安是。与論於此。

北条時政殺比企能員。又遣殺將軍賴家。已而惑後妻。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立源朝雅。更免放於伊豆。而子美時代。執權為。賴朝曰。時政之女猶无端可也。而視其情。有不可曉者。夫其視賴家之疾。欲分其業。值其子与才者。慮比企氏之撓。已權似也。及能員不逞其欲。而告之賴家。莫已迫矣。故殺能員。函賴家。亦不得不然也。至於殺之。則甚矣。

一情者
比企之
外孫
千幡者
北条之
外孫
故
分
其
業

魚然猶曰以一幡故懼實朝已也。至謀廢實朝立朝雅何哉。而外孫也。已殺實朝一又廢實朝一而欲實朝之於實朝。豈曰生子實朝仗者前妻女也。故不愛而殺之。廢之配於實朝者後妻女也。故愛而立之。重忠亦非實朝婚手而殺之何哉。而女夫也。一殺之一欲立之亦曰所配有前後妻出之異乎。何其用情之迂繆也。且使終能立朝雅乎。則往日之賴朝依然也。何者存實朝已據外祖之重乎。豈實朝老悖智慮顛倒乎。抑實朝之極反歸於愚乎。蓋時改初擁實朝舉實朝非為實朝計也。欲借之以樹實朝私也。唯私也。故愛憎變實朝賴實朝之威壓已。魚既沒實朝子臣視已。故欲援朝雅以市新恩乎。彼魚長君與賴朝父子勢當懸絕也。重忠者不從之者也。者實朝林甥也。

卷之十一

八五順德

後鳥羽子 在位十一年 禪後北一年 前佐渡壽四十六

賴實朝曰和田必盛之舉實朝非反實朝也。亦非忠實朝也。特疾北矣。必時而欲奪實朝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必盛受實朝密旨以因必時。反為實朝所激而怒。誣實朝以效。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實朝孫朝盛及實朝作將士疑所屬。可以見實朝吾謂激而怒。則實朝曰受密旨。則不然。

夫必盛視利不知必者也。初要賴朝於困窮，預求為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禮，賴家卒之討北平氏，乃先告之時，改以提賴家，何敢受矣。朝旨以囚必時哉，實朝亦不至察必時之變，引必盛自援也。又頗者之者，以艾更吏，欲聽於說耳。電朝盛者，愛善哥耳。觀艾戒朝盛，勿同宗族，已使城有密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必盛亦何以舉族嗷乎。凡囚是人者，是人唯我罵我，不肯怒也。怒者非囚之也，使之怒者，乃囚之也。吾故曰必時與實朝，謀必盛，夫艾更何由而起哉。泉親衛擁千壽起兵，千壽故賴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必盛子姪竟焉，故必時乘其畏，而提搆之曰：欲為賴家復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為

恃

強宗公然縛艾姪，以面辱之。夫唯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必時之為之，非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艾手看，令之而立矣。嗟夫，必盛不能忠實朝，而能惡必時者也。必盛亡，則必時无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必時，而艾斃之，則使賴家子乃艾所以提搆必盛焉，而自用之也。

奪

又曰：必時之殺艾君也，已不下手也。假手於艾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既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君國人莫敢訟，自古執君之陰技巧，豈未有如必時者也。然亦有所學也。誰學曰：學艾父也。艾父為之而不中，艾子再為之而中，街有至與未至也。初時改綴艾女奔賴朝，而為不知者，欲居賴朝為

奇化也。終擁之。卒莫及。莫成。欲速其死。立外孫而已。專其家也。何以知之。富士野之獵。曾我二孤。復父仇。可以已矣。又犯大將軍幕。何哉。曰。遂復祖父仇也。夫以十方貔貅之壽。榮戟之環列。而敢欲突入割其股。豈无大援內为之主者。而然哉。時改嘗眷二孤。親冠其少者。至与父。登偏名之。盖指教其復父仇之便。而至祖父仇。則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夏。用鎌倉使改子。驚泣。則其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为之不中也。又時与曾我之子。結为兄弟。盖知其故矣。故学焉。盖亦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嫌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也。觀公曉成。夏報三浦必村使迎已。而必村告之。

者衍

言

又時報命殺之。滅其口也。故曰。再为之而中也。必村者。与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為不知者也。史稱廣元与必時。決定朝。驟進官位。必嬰禍殃。又勸定朝。及未合行礼。衷甲而行。不聽。比皆於夏後。飭其衆以掩己知。其謀耳。豈非欲掩益顯者哉。夫以必時之狡黠如此。而又何多。廣元之士。為之腹心者。一時老臣宿將。盖頗察其故。而後跡詭秘。莫能見端倪。故以改子之智。而終身不悟也。况定朝之純袴乳臭。日在父机。械而不省。曷足怪邪。或狃定朝亦知禍之迫。而不可解免。欲赴泉壚之。軍工造船。不可用而止。及拜賀之夕。將出。作奇為訣。吾以為皆戲也。審然。何有不告改子。一聞之。必大會諸將士。窮詰必時。即坐囚之。而特

稷艾族則不終朝而更定。定朝也。優柔而在改子。弁之不難。且愛
 艾子。与庇艾也。艾情孰重。故曰不悟也。犹不悟其父之危艾夫也。然則
 业条氏之蓄此謀。教十年。今而竟之中矣。而不自代立。何哉。曰。使人仆
 之。故亦使人代立焉。苟代立。世將曰。已欲立而仆之也。故不敢立。而引二歲
 嬰兒立之。曰。是亦与故君連姻者也。可以立此位矣。艾實犹立木偶也。
 故猶知覺運動。則去之。更立不知覺運動者代之。是业条氏卒謀
 所以貽於九世者也。

八六九条廢帝

順德帝一子在位七十餘日
為更時所廢後十三年壽十七

兼久之更。以倍臣放流。天子天地反覆。論者皆曰。後鳥羽上皇之非

奉自取禍敗。业条必時不得已而犯厥廢無道之君。以安天下。噫。假
 使此更克乎。則必曰。王師東伐。強藩伏誅。盛德大業。光前而後。
 故彼因成敗。論更者。必顛倒天下之是非。不可以不辨。賴哀曰。
 上皇可謂有志之君矣。虽然。苟有此志。非憂思勤勞。延攬英雄。博養
 時晦。觀變而動。不可庶幾。乃游宴泄沓。擢區區之膂力。至自
 鑄刀劍。艾所共謀。非廢電公卿。則件有盛德植自備校信。艾從渡。注。奉妄動。
 而欲以囚天下之老艾。巨猾。難矣。故吾以上皇為有謀。而无謀也。如艾
 奉則不非也。此而不奉。坐視王權之日去。放祖宗旧物。而不恤。可乎。曰。
 未待艾時也。東藩亟東。亂攘摧。然既建之。此大業。天下莫不畏艾。

威服其恩。而欲以空拳擊滅之。當時已有以壯其志者。且未得
其時也。吾以為不然。曰。王師滅東藩。唯其時為然。所謂觀鯉而動
是已。烏謂之未得其時乎。吾特惜未得其時耳。何哉。夫建武大
業者。非源氏乎。天下之所畏。源氏之威也。所服。源氏之恩也。此其
所以專權者。以外戚源氏也。而陰殺其主者。再矣。有心其主者。因
其誅鋤之者。教矣。閩東將士。皆知其心跡。而莫敢言其間。豈先慷
慨憤激。欲起而擊之者哉。特懷其食邑。顧其妻子。危疑相仗。
莫能先發耳。當是之時。使朝廷有智謀之士。改其誥旨。不曰滅閩
東。而曰復源氏。明諭之曰。故源賴朝。有勳勞於王家。特命元仲

統汝將士。襲之子孫。聞有賊臣。謀篡其業。欺其寡妻。陰斃其
孤。而立異姓。嬰孩。斷其血食。汝將士。世受源氏恩。与之比肩。乃忍
而更之。今朝廷。已發其姦。徵天下兵。誅之。將更擇源宗。以為汝
主。其守護地。願賴朝父子所畧。已安堵如故。能先王師。殪彼醜
類者。更加時賞。敢昧向背。旅拒詔命者。同戮勿赦。以壯宣布七
通。足以諫勸諸豪傑。而破北条氏之膽。夫薛原氏。王氏之子。非
有恩於將士也。犹且有按以國業。率者。况以源氏。命之子。而甲信兩
野之諸原。聞之。必入。自負。比皆可鼓。死并以為朝廷用。縱使不能取
其陽。定。何至一敗塗地耶。唯其以滅國東為号。閩東。滅則將士

死生治之地故必時泰時得以齊之入犯而我以烏合之卒御之
故曰未得艾謀也夫二位厄之厉將士大江三善之徒之畫策皆
稱原氏旧業以扶艾顛隲為言朝廷一回艾指向則艾軍勢不
得不變為我徒十九万人可使倒戈也曰如艾業可滅原氏不可
不復而王權可收乎曰我滅之我復之德在於我矣則權亦在於我

八七後堰河

高倉之孫 在位三年 禪讓二年 壽二十三年

又曰業氏可謂知制天下之術矣既定業久之難苗部將鎮京師建六
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算卒隸焉名為護瀟宮城更定鎮壓之枕大
水之後既塞艾決溢之口植石柱木楮以防後患也於是遠近屏

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而艾威所及遠及關西諸道莫不
奔赴聽命譬言之人錡倉胸腹也兩府臂也而諸道指也胸腹以使
兩臂、以使衆指關節脈理運掉自如能所以制天下也彼艾德
業久之亂豈不欲直移幕府鎮京師哉而不可者焉何則關東
艾根本也不可搖也艾巢穴也不可離也離艾巢穴搖艾根本而
遠居京師勢如棲泊寄託焉能制天下則異日之足利氏是也故
業氏不為也泰時之始置鎮也不以他將仲充之而自當之与叔父
時房對守南業重艾任如此及泰時歸裝執權遇有內變亟遣
艾子与從弟以鎮兩府人勸艾苗以自衛曰錡倉可虞也泰時曰

術

若京師之可遷也。可知其重之矣。蓋業彖氏以是利氏所以處錄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業彖氏分任之。是利氏襲封之。業彖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錄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業彖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可以為後世之法。凡鎮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吏諳練京畿西國吏。而當其在鎮。不必求汲。求遷所隸兵士。又不徒備文具也。觀於元弘之際。亦是駿焉。又可以為後世之法。

又曰。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士之所以為不幸也。魚吐用之。而不得其當。不幸有甚焉。不若不用之為愈也。夫吾才不可自用也。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事。以成吾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得善人可矣。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无往不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為天下之戮者鮮矣。吾於大江。廣元見之。保平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為源賴朝所叔。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為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為廣元之用賴朝也。業彖氏之舉。業彖氏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業彖氏時也。夫賴朝之舉。不過欲扶父祖之旧。據有一方。而天下皆祖。推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說而從之。業彖氏得京師。檄欲

退守八列。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
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為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閔
東之力。以展之。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復成矣。彼源氏業。亦一
劫。於我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於陷禍。而不肯救。
時政必時之謀。篡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
志所在。而咎其負於源氏。過矣。吾獨惜其所以展其才者。非其人
也。廣元。獨非王乾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
助盜賊也。微廣元。賴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讓王權。如此
哉。兼久之役。流竄帝王。敢行恃逆。亦非秦時輩所能辦。待廣元

附曹故例。外裁決。然後奉而行之。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
是人之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勢之必至。无足怪者。而
眾遠出源氏業。亦氏之上。廣元蓋悔而不及也。可不惜邪。抑吾又有
為廣元惜焉者。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无侵晉。
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秦時矣。則所以駕馭。皆制之。使不能肆其
噬搏。以陰報於王家者。豈为无計哉。嗚呼。豈为无計哉。

八八 四糸

後堀河子 在位十一年

八九 後媛城

土御門二子 在位五年

九十 後深草

後堀河二子 在位十四年

九一 龜山

後深草四子 在位十四年

九二 後宇多

龜山長子 在位十四年

九三 後白河

後深草三子 在位十四年

龜山文永
五年未屆
不答之
使臣
都良所又
未獲不
報同十年
良麻後
時宗
歸之後
多建信二
又杜世忠
未時宗
斬之皇
于鎌倉元主大德使臣而刺案范文席阿答海等將兵十萬至未元無敗績歸者僅三人

○國恥自置太宰府以還非无外寇然止於三韓少醜未有如元寇之可
復患也而防而卻之使彼懲而不敢窺者此年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彼

者曰賴宗廟之靈腮爪大作不血反而克是不足言也猶有聞識者

乃咎時宗武人无謀慮殺元使者所以未此寇賴襄曰殺使者未

不殺亦未殺之速其未耳何則元世神必烈士志在吞滅我邦以史所以

滅諸宗者未擬於我先遣使未君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

以示其威劫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為言使我聽之則我為

諸宗矣抑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我安領乘我

罷敵大舉而乘其勢便於攻宋一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

吾其真有難為者彼攻宋自一面未攻我自四面未扼我要喉斷我

狼道杜絕吾兵之策也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

臣苟免近禍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

時宗則未未知宋變而能慮及此也以為不若早絕之以速其未

之易防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懼以報彼前日之殺辱而決我後

日之守也誰謂之无謀慮乎吾以為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

計不在腮爪也是故時宗之所以元防元不唯看當時皆可為後

法曰所以元則然所以防元如何襄曰常用蓄力不內自擾敵

以逆待勞因其方面之兵食而遣一將令之而已曰彼幸自一面